

● 道教研究叢書 ●

中國神仙研究

黃兆漢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黃兆漢 著

中國神仙研究

臺灣學
書局
印行

新學
研究
PDG

中國神仙研究

黃兆漢著.- 初版.- 臺北市：臺灣學生，2001 [民 90]
面：公分

ISBN 957-15-1103-X(精裝)

ISBN 957-15-1104-8 (平裝)

1.道教 — 傳記

2.神仙

239

90017607

中國神仙研究 (全二冊)

著者：黃

兆

出版者：臺

灣

學生書局

漢

發行人：孫

善

治

發行所：臺

灣

學

生書局

治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戶：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〇二)二六三三六四一五六

傳真：(〇二)二六三三六三三四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刷所：宏輝彩色印刷公司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二二二六八八五三

定價：

精裝新臺幣五三〇元
平裝新臺幣四六〇元

西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初版

23902

究必害侵・權作著有

ISBN 957-15-1103-X(精裝)

ISBN 957-15-1104-8 (平裝)

序

我家兄弟姊妹共十人，男四女六，我是老么。四哥兆燊在我還來不及睜眼看這個花花世界之前便因病仙逝，當家神去了。（人死爲鬼。自家人去世，則視爲神！中國人喪已貶人之心態，或可見一斑。）慈母和二姊常說，四哥最聰明雋秀，嚴父當年被綁架，身受重傷而吉凶未卜時，四哥便說以己身替代，果不其然；父親安全歸來，四哥便當神仙去了。幽冥之事，固難言。

三哥兆顯，文史修養佳。藝術造詣尤勝，書法精妙，縱筆運動如神，草書更縹逸若仙，今之鍾王也。

我則最魯鈍。不學乏才，難語乎文；思窮手拙，無預於藝。學無神解，術闕仙悟。忝列上庠史學教席，充數備額而已！

五兄兆漢，浸淫道教及道教文學數十寒暑，得其菁華。諺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我謂：精研《道藏》數十載，縱非神仙亦神仙！

然而，神仙境界高，不是凡夫俗子的我可以多予贅說的；從略可也。茲就記憶所及，先從五哥的學經歷說起。五兄十歲前後，我家道中落，三餐不繼。父親壯志未酬，蹇滯家中。家計唯賴慈母及兄、姊撐持。三兄、五兄以長於畫藝，上學之餘，即埋首丹青，以貼補家計。

皇天不負有心人，十年寒窗，五兄考上香港大學，成為天子門生。然以無力繳交學費，先申請休學一年，轉當中學教師。翌年始正式入讀港大。三年後以一級榮譽文學士畢業於中文系；兩年後又於同校取得碩士學位；旋負笈澳洲攻讀博士。獲學位後，先後任教於澳洲、香港及澳門等地的大學；又嘗應邀講學於法國。其詳情，見本書〈作者簡介〉；不贅。五兄勤於鑽研，著作等身，近二十年來港大中文系諸教授中，著作數量之多，恐怕非數一，則數二了。五十七歲便提前退休，悠游林下，企慕追逐赤松子的生活，寧不羨煞旁人。今年適逢六十大壽，以「神仙」為題出版論文集，真可喜可賀。

世界有光明美好的一面，亦有黑暗醜陋的一面。這是常識，毋庸多費筆墨。猶記得牟宗三先師上課時，嘗說：黑暗醜陋殘恆存於現實世間，孟子難道會一無所覺？無所知曉？非也。其所以主張性善，乃從人性之本質及人性之理想層面而為說。五兄本書〈自序〉指出說：「這個世界實在很美好，很可愛。」五兄的話，我們亦當作如是觀：現世間太多醜陋、太多悲涼、太多讓人感傷、太多令人不能自己的情事了。唸文學的五兄，難道會麻木不仁、一無所覺？非不覺也，「捱盡世間的甜酸苦辣」（〈自序〉語）的五兄，撫今追昔，轉視之為「如幻如煙」（同上），以所見為不見吧了；何必多予計較？多所執著？《論語》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今日人類的苦難罄竹難書，只要扭開電視機，一看新聞，如仍妄自比擬孔聖，我保證你一輩子都高歌不起來，一生人都食不下嚥。人世間的苦難和悲哀，佛家概以煩惱視之，以為肇端於無明。人屆花甲之年，又何止應當耳順而已，實亦當眼順、手順、心順，以至無所不順。縱使不順，亦不順而順之可也。果

如是，則無明自解，煩惱自消，此境界非神仙而何？非至美好、至可愛乎？五兄六十大壽出版以神仙為課題的論文集；自謙說：「……是頗為適當和有特殊意義的。」我以為何止「頗為適當」而已！實當之至當者也，蓋研究主題與所冀慕者相一致故也。是以不揣譾陋，願藉拙劣繁蕪之筆，草就上文，以為狂賀。

謹遙祝五兄六十之後再六十，神仙之上更神仙。

十弟 兆強

於臺北外雙溪 東吳大學歷史系

二〇〇一年三月三日

六十自述 (代序)

杏壇愧設廿三載

詩鬢空垂六十春

我出生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了今年，已踏入六十歲了。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六十歲古時已不稀有，現時就更加尋常了。六十歲算得甚麼呢？我覺得這只是客觀的看法，主觀地看一個人生活了六十年已經捱盡世間的甜酸苦辣，對他來說已是一個漫長的歲月了！

在我過去的六十年生命中，雖然真實地發生過不少事情——無論是喜或悲，可是現在回頭看看，一切都覺得如幻如煙，好像不曾發生過一樣，完全沒有真實感。「事如春夢了無痕」，恍如造了一場大夢！就算深刻如二十三年的大學教書生涯（在澳洲墨爾本大學五年，加上香港大學十八年，共二十三年）也覺得不真實，至少此刻已再沒有滿足感或成功感了。不知是否因為當時我不夠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成績不夠理想，抑或我對學生的要求過高？總之，感覺是恍恍惚惚，如鏡花水月，頗為虛假的。

回顧過去六十年，自己生活得很平凡，泛善可陳，但有幾件事自己卻花了很大的精神

和氣力去決斷和實行，而它們實際上左右了我的大半生。

第一件事是結婚。因為家庭的經濟環境關係，我自小就要自己找學費，甚至部分生活費，差不多每件事都要自己安排、決定，這漸漸造成我孤闕、內向和自我中心的性格。我深深知道要生存、要生活就要不顧一切地努力、埋頭苦幹。除了自己，甚麼人也不能依靠！我不喜歡與人交往，而實際上沒有時間與人交往，因為除了上課做功課外，餘下的時間便要用來找生活費。至於結交異性朋友便想也沒有想過——至少讀大學前沒有想過。在半工半讀的雙重壓力下一九六四年如我所計劃或說為努力，以優異成績考入香港大學，而且一心一意選讀中文系，目標是要繼承和發揚中國的文化傳統。我覺得學術研究很適合自己，因為我要對待的只是文字而不是人，省卻許多人際關係，很多麻煩，實在太好了！我決定將我的一生拋出去為學術研究而服務，其他的都不去想了。主意立定之後，除了上課之外，天天便是隱藏在大學圖書館——說得正確一點，是馮平山中文圖書館，埋首苦讀。「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實在其樂無窮！

當我讀大學第二年的時候，我認識了正在讀一年級的小師妹曾影靖女士。也許由於選讀科目相同，彼此傾談和討論的機會也多，我覺得她很用功，且熱愛中國文學，尤其是詞曲——我最心愛的科目。我們志趣相投，天天有說不完的話題，由談論功課，切磋學問到討論人生道理、社會百態及國家大事。我們彼此了解漸深，到了我讀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不知不覺雙雙墜入愛河。一九六七年我以全系最佳的成績（一級榮譽學位）畢業，隨著順利的攻讀碩士學位，研究金元詞史，正正式式成為當今國際學壇巨人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的弟子。過了

一年饒教授移講席於星加坡大學，我轉投詞曲大師羅忼烈教授門下。六九年我獲得了碩士學位。我打算乘勝追擊，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以達成素願。我與影靖商量，切切實實計劃一下我倆的將來。影靖當時也正在攻讀碩士學位，指導教授也是羅老師。她自然贊成我繼續攻讀的決定，但是應否仍在香港攻讀抑或到外國攻讀，是她最關注的問題。結果我們都同意應到外國闖一闖！在同一個地方同一所大學連續讀三個學位正如生活在象牙塔一樣，是不太好的。

但當時以我的經濟環境到外國讀書真是談何容易！我決定找機會。但機會不是要找便可找到的，很多時是要等待的。可是我不能空等，決定先找工作。我最不喜歡做公務員，打政府工——「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我決定不申請。我要做與學術研究有關的工作——我早就決定走這條路了。得到當時港大中文系主任馬蒙教授的推薦，我進入港大亞洲研究中心當高級研究助理，主要工作是擔任該中心出版的《東方文化》學報的常務助理編輯，此外，是為中心搜集二三十年代的粵劇劇本和協助廣東文獻專家兼太平天國史權威簡又文教授整理他的廣東書畫藏品和編撰他的嶺南畫派藏品目錄。編輯《東方文化》用不了我太多時間，而我大部份的工作時間卻用在搜集粵劇劇本和研究嶺南畫派上——編寫簡教授的嶺南畫派藏品目錄只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因為亞洲研究中心出資為這批藏品攝製成幻燈片，藏於該中心，故這個目錄後來易名為「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所藏嶺南畫派作品幻燈片目錄」）。

七〇年炎夏影靖遞交了碩士論文後（研究清代雜劇），便進入港大圖書館工作。那時我倆都在港大工作，當然很理想了，真可謂羨煞旁人！既然大家都有工作，自然想到結婚問題。但我心裏實在有點憂慮，一則是我的工作不是長期的——只有三年合約，（雖然可以續約），

這個階段是否適宜結婚？二則是我既然已立定主意到外國深造，此際結婚是否會造成一定的負累？如果勉強結婚，在外國如何生活？如果此時不結婚，又要等待何時呢？而結婚後可以快樂地生活下去嗎？……一連串的問題在腦海湧現，而又不知如何解決。但問題一定要解決的。我和影靖不斷反覆商量，結果決定結婚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因為可以將兩人的問題變而為一，同心協力去解決！我們一致認為工作不是個問題，如果在大學找不到理想的職位，到中學教書是不成問題的，難道以一個香港大學的碩士都不能找到中學教師的工作？至於到外國留學也不是大問題，因為影靖早就有此計劃了。兩人一起到外國留學多好！那麼，留學時期如何維生呢？解決辦法是爭取獎學金——兩人同時爭取獎學金。聽人家說一個獎學金勉強勉強可以維持兩個人的生活；如果我們同時都拿到獎學金的話，生活便更不成問題了。

想通之後，我們便決定結婚！當年（七〇年）十二月底，我們便興高彩烈地結婚去了。雙方的家長實在太興奮了，實行大排筵席，設酒九十六席，整整佔用了那間酒家的五層樓！還請來一戲班表演粵劇助慶。這情況在當時已經少見，現時更是聞所未聞了。

第二件事是到澳洲留學。

結婚後我們遷進北角半山的一所新房子，經過我倆精心佈置後，真是名副其實的成為一所安樂窩，居住得十分舒適。每天我倆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其樂融融。我們都很喜愛自己的工作，我對於嶺南畫派和粵劇的研究簡直投入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戲曲大師羅錦堂教授（我大學時代的老師）說：「後來她（筆者按：指影靖）與兆漢結了婚，我聞訊非常高興，因為兆漢有了她的幫助，生活上勢必安定得多，而其研究工作，也就更加努力不懈，……」（見

拙著《詞曲論集》羅教授序文)事實上，真是如此，直至三十年後的今天，也是如此。這點我對影靖非常感激。不錯，我們當時的生活相當「安定」；我對研究工作真的「努力不懈」。但，我又不甘心長此下去，我一直關注往外國留學的機會。我和影靖都覺得長期在香港不是辦法，當時香港只有兩所大學——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教職空缺是很少有的；就算我願意在港大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順理成章之至)，將來也很難在港大或中大找到教職的。正如俗語說：「一定要飲咸水！」(放洋之意)卒之，一九七二年機會來了！從某學報上得悉澳洲國立大學(ANU)招收研究生。澳洲地大物博，風景優美，人跡稀少，而民風純樸，是個讀書的好地方；而且澳洲國立大學又有如柳存仁教授、王賡武教授的一流學者，真是做學術研究最理想不過的地方了，最適合我。我一心便想著去讀書了。(於此我要特別感謝現今著名城市設計專家伍宗唐教授，是他最先把學報上的消息告訴我和鼓勵我的。當時伍教授剛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訪問香港大學，在亞洲研究中心作研究；而我則在中心當高級研究助理。)影靖自然同意我的想法，而且十分鵬躍。我們把心意告訴羅忼烈老師，聽聽他的意見。原來澳大的柳存仁教授是羅老師的老朋友！結果得到羅老師的支持和向柳教授大力推薦，我成功地申請到澳大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而且也同時獲得澳大獎學金。這回實在太好了！心想：光明在望了。更可喜的是，影靖也成功地申請到英聯邦獎學金，準備到坎培拉高等學院(即現時的坎培拉大學)修讀特別圖書館學深造文憑。(澳大和坎學院都在澳京坎培拉)。這真是天大喜訊，我倆可以一起到外國留學了！

可是，做人真是矛盾，當追求一件事物時，未得到之前便拼命追求，冀望得到；但得

到之後，又諸多顧忌，考慮應否放棄！本來到外國留學和爭取獎學金是我夢寐以求的事，如今真實的得到了，又猶豫不決，去留難定。自想：澳洲是個絕對陌生的地方，生活能否適應？自己的語言（英文）能力是否足夠寫好一篇博士論文？在澳洲拿到博士學位後又能否找到適當的工作？讀博士是否一定要到外國去？放棄香港現有的工作是否可惜？將來如果在澳洲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回到香港是否再有機會？……總之，有很多問題（或說為顧慮）纏繞著自己，令自己很難自我說服放棄現有的生活而遠去澳洲留學的。還是影靖能夠當機立斷，義無反顧，她說去便去！她認為現時擁有的不算甚麼，做人應該把眼光放遠一點，不能只顧目前，要看將來！但我志猶未決，故向幾位前輩請教，聽聽他們的意見。羅老師自然大力鼓勵我倆到澳洲讀書了，而且贈我們一首詞——《減字木蘭花》以壯行色，詞曰：「書窗並影，曲海良緣天注定。小石黃鍾，管色高低自度腔。錦心腹笥，不抵半張利名紙。去莫思量，見說他鄉勝故鄉。」我又詢問我的上司景復朗教授（Professor Frank H. H. King，為經濟學家，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看法，景教授指出年青人切不可靠當研究助理維生，因為研究助理是有賴研究計劃的，而研究計劃是常常變動的，現時的研究計劃需要我，將來的研究計劃不一定需要我；況且，將來能否獲得研究經費還是未知之數。言下之意認為我應該謀一份教職——在大學的教職才是明智之舉；而博士學位是必需的條件。至於我是否應到外國留學他卻沒有表明意見。無論如何，我得到的訊息是：亞洲研究中心不會長期聘用我的。我又找簡又文教授商量。簡教授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碩士，他當然認為我應到外國讀書了，他說外國人的研究方法較中國人精密的，我應該在這方面多學習。我趁著這機會向他請教為學之道，他贈我

這一聯：「學貴識途從樸實，知求到地要專精。」真是金石良言！（後來他把這兩句良言形諸筆墨，送給我留為紀念，現時我視若拱璧。）當我對陳鐵兒世伯（粵劇史及廣東文獻專家）說我要到澳洲留學時，他高興的不得了，即時為我倆寫了一首詩：「才子佳人信有之，家傳世業畫書詩。香江大學同窗硯，中國曲詞樂唱隨。管結同心鶼鶼賦，艷圖生色鳳凰枝。雙雙博士歸來日，嶺表文風賴汝持。」與這幾位有學問有見識的前輩談過後，我心裏舒服得多了，意志亦堅定了，我真的應該放棄目前而到澳洲留學了。結果，我和影靖以「破鑿沉舟」和「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決心到澳洲去了！（我們的雙親自然贊成我們留學，可是依依不捨，因為到底澳洲是個距離香港很遙遠的地方。）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和影靖離開香港到從未踏足過的澳洲去。

在澳洲坎培拉生活的三年經驗可說改變了我的下半生。第一是，獲得澳洲國立大學的博士學位後就像拿到了學術界的身份證或通行證，頓然成為學術界的一份子，可以在學術界活動了。我相信，如果沒有到澳洲讀書，沒有拿到澳大的博士學位，可能不會提早退休，此刻在澳洲過著安逸的生活。第二是，結識了一班澳洲學術界的前輩和年紀相若的朋友，彼此關注，互相幫助，做成日後在學術界人際關係上很多方便。第三是，能夠成為國際道教研究權威柳存仁教授的學生，實是我很大的福氣，這使我對道教研究狂熱了三十年和撰寫了八本有關道教的專書。柳教授對學生非常嚴格，要求也很高，我雖然在道教研究的範圍裏說不上有甚麼貢獻和成就，但卻得到了不少這方面的專門知識，這一點都是拜柳教授所賜，在此對他衷心感謝。當然，影靖在澳洲獲得她的圖書館學專業文憑也是很重要的，這對我們日後的

經濟幫助很大，使我們的生活得到安穩。不過，我認為最大的獲益是，我和影靖愛上了澳洲的和平寧靜、簡單樸素的生活，使我們當時憧憬著有一個如此美好的將來！我們想：如果我拿到博士學位後能夠在澳洲某所大學找到一份教職，平平靜靜的工作，那多好啊！倘若能夠變為澳洲公民，享受一個真正民主國家的生活，那就最理想不過了。我們深深的愛上了澳洲，那已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了。

在外國留學，自然有苦有樂。苦是讀書的鉅大壓力，往往使自己喘不過氣來。樂是生活的絕對簡單而充實，一心讀書，無其他牽掛。這對我來說，更具真實，有影靖在我身邊，一切已足，還有甚麼牽掛呢？

說到讀書的壓力，本來不值得一提的，我相信凡是積極讀書的人都覺得有壓力，無壓力的讀書算得上是真正的讀書嗎？不過，此際我還是我在國外讀書的經驗寫出來與朋友分享。

在外國讀書最大的壓力是語言問題。因為我的論文是要用英文寫的，所以英文一定要達到某個程度。雖然我在英文中學（香港華仁書院）畢業，在大學時也讀過英文（當時是必修科），但我的英文一向不見得好（可能是把太多的時間放在中文科目上）。這本來就是我的最大憂慮，但自想，既然在英語的國家讀書，受環境影響，英文當會進步的；而且有兩三年的時間磨煉，用英文寫論文應該不會成為太大的問題。況且，影靖的英文很好，有她幫手，困難便會比較容易解決。為了使自己的英文進步，我盡量閱讀有關研究範圍的英文書籍，同時，盡量爭取說英語的機會。

另外一種壓力也是語言問題。我的指導老師柳存仁教授希望我寫論文時運用四種或多語言的材料！除了中英文的材料外，他認為法、日兩種文字的材料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們有大量的材料與我的研究範圍有關。又認為，如果可以的話，多識德、俄兩種語言也有幫助的。這一點我自然很清楚，問題是，那裏可以找到時間去學幾國語言呢？德、俄兩種語言我決定不學了，自己實在沒有時間和能力去學。法文和日文則不能不學，或者說，不能不利用法、日兩種語言的材料。但，自知學習語言的能力不高，而又不能不學，這真是很大的苦惱。只有硬著頭皮靠著字典去看與研究範圍有關的法、日文材料。幸而，法文與英文很接近，所以不太難；而日文又多漢字，所以勉強強強也看得懂。遇到關鍵性問題，而又解決不了的時候，惟有向朋友求助，或請他們解說，或甚至請他們用文字翻譯，務要弄清楚作者的意思。現在回顧這段日子，還要向多位朋友致謝。沒有他們的幫忙，我的研究面對的困難則更多和更不理想了。

自然，學術研究本身已是一種壓力，為取得博士學位而做的學術研究更是一種壓力，而且，特別為了這個學位而遠赴外國攻讀，其壓力就更大。這一點，我相信每個留學生都會有同樣的感覺的。本來，學術研究多年來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份，我的習慣，但在澳洲讀書的幾年卻常常患得患失，加上時間的限制（基本上三年內要完成撰寫論文，就算不能完成，獎學金也要終止），覺得壓力真是很大的。如果開始的時候就定實了研究的題目，我相信讀書的壓力會減少得多，可是我的情形並不如此。當我申請讀書的時候，我是計劃研究道教全真派的文學的，但等到我真正和柳教授討論研究範圍時，他雖然同意我研究道教，但卻認為不需要

如斯早就定下一個題目，因為這樣會影響我對道教的全面認識。他提議，我未來的三年努力應該分作三個階段：第一年遍讀有關道教的書籍，務要全面認識道教和清楚歷來中外研究道教的成果；第二年收窄範圍，找出一個值得研究和可研究的題目，盡量搜集有關的材料；第三年撰寫論文，最理想是在九個月內寫好，餘下的時間則作修改、打字和釘裝等等之用。柳教授的提議很好，我完全同意，故到坎培拉之後的第二個星期，安頓下來後，我便開始讀書計劃了。柳教授給我的第一課是先讀一遍《道藏》——線裝本一千一百二十冊的《道藏》，他說這是基本功，不能省卻的。結果我用了九個月的時間粗略地讀了一遍《道藏》，也做了接近一千頁的筆記。同時我也翻過了多種語言寫的道教研究的書籍，使我清楚了解古今中外對道教研究的成果。這大半年的努力使我對道教的知識大增，可以說收穫是豐富的。至低限度，如果沒有柳教授的指導，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中我也許不會從頭到尾地讀一遍《道藏》。（後來——八十年代，在香港大學任教時期我又重讀一遍《道藏》。）

可是，差不多一年過去了，我仍未為我的論文找到一個適當的題目。我很焦慮，真是心急如焚！柳教授不太贊成我以全真教的文學研究作為我的論文題目，他認為研究道教文學很難用英文撰寫得好一篇論文。他是考慮到我的英文能力的，這是他對我的真實了解與關注。我實在感激不已。他提議我研究張天師的歷史。我覺得這個範圍很具挑戰性，而且可研究的實在不少，所以一下子便接納了柳教授的提議，滿心歡喜的去研究張天師了。張天師，從東漢的張道陵起到現今已傳了六十四代，歷時差不多二千年。環繞著各代張天師而發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但，我不怕苦，我日以繼夜的搜羅有關張天師的材料而盡讀之！如是者又過了

半載。可惜還不能定出一個適當的論文題目。我心裏非常憂慮，只好再與柳教授坦然商量。柳教授說，既然這個範圍行不通了，不妨試試其他範圍，例如天師道派以外的道教教派。於是我又轉去研究其他道派。殊不知一進入道派的研究所涉及的东西就更多了。古今的道派，大大小小，超過百數，而在道教史上，當時顯赫和影響深遠的亦不下十多派。它們的源流、互相關係和派中人物歷史等等都是很複雜的，要研究得清楚非要兩三年的時間不可。但是我沒有足夠的時間，連撰寫論文在內，我只有不到二十個月。可是，到了這個地步，別無他法了，惟有苦幹，希望在幾個月內「挖出」一個題目來！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幾個較大的派別：以王重陽爲首的全真教（北宗），張伯端的金丹教（南宗），張三丰的武當派，陸西星的東派，李西月的西派和伍冲虛、柳華陽的伍柳派。廢寢忘餐的讀了幾個月書，我終於以研究這幾個道教教派作爲我的論文範圍，且擬了一個頗爲詳細的論文大綱面呈柳教授審閱。

柳教授小心的看了論文大綱後，凝神地想了幾分鐘，然後對我說，研究這幾個道派雖好，但嫌範圍太大，所牽涉的研究太多，不適合作爲論文題目，而且時間亦不許可，提議我最好把範圍縮窄，集中研究一兩派。最後，很精切的指出做論文的門竅，說：「別人說得多的，不要多說；要說就要超過別人。別人說得少的，要多說，而且要有見地。最好是研究一些沒有人研究過而又值得研究和有足夠材料研究的題目。」這使我茅塞頓開，獲益不淺！經過了一段時間推敲後，我選定了研究張三丰的武當派和李西月的西派，因爲西派和武當派有著血緣的關係，西派的遠祖便是張三丰。我把這兩派合而爲一地去研究。張三丰雖然有人研究，但是不夠深入，仍有值得研究的地方；而西派向爲人所忽略，不曾納入學術研究範圍，